

蓄谋已久 何谈诚信

——起底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策前后

国际观察

日本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8月24日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的排海。

当地时间24日下午1时(北京时间12时)许,东京电力公司工作人员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主控室通过远程操作启动水泵,开始排放核污染水。

追溯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策全过程,可以清晰看到,排入海是其蓄谋已久的“既定方针”,是不折不扣的违反国际法之举,是极端自私、不负责任的国际行为,其结果是将福岛核事故处理成本转嫁给全世界。

核污染水排海蓄谋已久

福岛第一核电站自2011年3月发生严重事故以来,因用水冷却熔毁堆芯以及雨水和地下水等流过,每天产生大量高浓度核污染水。2011年4月,核电站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故意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和担忧。同年12月,东电表示已制定一份“低浓度污染水”排海计划。

2013年3月,东电处理核污染水的关键设施“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投入试运行,但此后不断出现问题:频繁漏水,2018年被曝经过处理后的水中铯等放射性物质仍超标,2021年被发现用于吸附放射性物质的排气口滤网近半数损坏……

自从ALPS投入运行后,日方就把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称为“处理水”。事实上,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储水罐里的134万立方米核污染水中,133万立方米已经过ALPS处理,但达到东电定义的“处理水”标准的只占约三成,未达标的所谓“处理过程水”占比约七成。另有近9000立方米核污染水尚未经过ALPS处理。

而这些“处理水”的最终去向又该如何解决?

早在2013年12月,日本核能主管部门经济产业省就设立工作小组就“处理水”排放问题进行技术探讨。2016年6月,该工作小组发布报告称,经过对海洋排放、地下掩埋(加水泥固化后埋入地下)、地层注入(用管道注入地层深处)、蒸汽释放(气化用水蒸气排入大气)、氢气释放(电解为氢气排入大气)等5种方法的评估,将“处理水”稀释后排海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这份报告为后来的排海方案定了调,但公布后遭到日本农林渔业等团体的强烈反对。连时任日本复兴担当大臣吉野正芳都表示,反对将核污染水处理后排海。

然而,东电和经济产业省显然已将排海方案视为“既定方针”。2017年7月,经济产业省在福岛市举行“废炉与污染水对策地协调会议”,摆出要与当地协商的姿态。但时任东电会长川村隆在会上对媒体声称东电已就排海“做出判断”,引发社会广泛不满。

为说服公众,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有相关领域专家参加的委员会。2018年8月,该委员会在福岛和东京举行听证会,名义上是听取民众意见,但实际上是要为排海方案背书。听证会上,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时任委员长更田丰志有关“排海是唯一可行选项”的说法遭到各方质疑。比如,针对东电提出的污染水储存能力和空地不足问题,有意见指出,可以考虑使用10万吨级的大型石油储罐,空地则可利用已确定废炉的福岛第二核电站。针对核污染水处理的技术难度问题,有意见提到,可以采用1979年美国三哩岛核事故曾经使用过的水蒸气排放方式。还有意见指出,ALPS无法去除的放射性元素氚的分离技术正在研究中,应在该技术成熟并应用后再排海。

然而,2020年2月,上述委员会发表报告

称,地层注入、地下掩埋、氢气释放等方式“问题很多”,有违先例的排海和蒸汽释放才是“现实选项”,同时强调排海比蒸汽释放有“诸多好处”。

2021年4月,日本政府无视国内外反对意见,单方面宣布将在2023年实施核污染水排海。此后,排海准备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推进:2021年12月,东电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交处理水排海设备施工计划;2022年7月,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批准该计划;今年1月13日,日本政府确定将于“春夏之际”实施排海;6月26日,东电宣布排海设备建造完成;7月7日,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将排海设施验收“合格证”交付东电。

自导自演“权威认证”

今年7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格罗西访问日本,将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综合评估报告呈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报告认为日本排海方案总体上“符合国际安全标准”,日方因此宣称方案安全性已获“权威认证”。

然而,围绕这份报告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存在诸多疑问。

首先,日方是先做出排海决定,再委托IAEA作安全评估,目的显然不是要找到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而是利用该机构为排海计划背书。

报告内容显示,日本政府2021年4月宣布排海决定后,于同年7月与IAEA签署委托“评估ALPS处理水安全性”的“授权协议”。评估对象仅限于排海方案,不涉及其他方案。这意味着评估结论无法证明排海方案就是最安全可靠的方案。

其次,日方在正式授权IAEA评估前,早就围绕“认证牌”开始了相关布局。

2013年4月,即ALPS投入试运行后不久,日本政府便邀请IAEA考察团前往福岛。考察团一个月后发布报告,建议日本着手研究排放问题。当时的IAEA总干事是日本人天野之弥。在格罗西2019年12月接替病故的天野之弥出任IAEA总干事后,日本继续对IAEA做工作。2021年3月,时任日本经济大臣梶山弘志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消除核污染水排放问题给日本造成的“名誉损害”方面为日方提供支持。同年4月14日,即日本政府宣布排海决定的第二天,梶山弘志再次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环境监测和国际社会解释方面给予支持。

《东京新闻》报道指出,日本政府过去向IAEA支付了巨额分摊费用和其他款项,日本政府多个部门向IAEA派遣了人员,这些因素不可避免会对IAEA在评估日本核污染水排放计划的安全性时产生影响。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7月9日在会见格罗西时指出,IAEA没有遵循中立和客观原则,自始至终迎合日本的核污染水排海立场,不顾及该做法对周边国家的影响而仓促得出结论,令人非常遗憾。

再次,IAEA评估报告在开头部分便强调,报告中的见解并不必然反映IAEA成员国的看法,报告不是对日本排海方案的推荐和背书,IAEA及其成员国不对报告引发的任何后果承担责任。这一免责声明清楚表明,该报告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意见,也无法证明日方排海方案的正信性与合法性。

参加IAEA对福岛“ALPS处理水”排海问题评估技术工作组的中国专家——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刘森林研究员向记者表示,IAEA秘书处曾就评估报告草案征求技术工作组专家意见,但留给专家的时间窗口非常有限,而且专家意见仅供参考,是否采纳由

IAEA秘书处决定。IAEA秘书处收到反馈意见后,也未与各方专家就报告修改及意见采纳情况进行讨论协商,就仓促发布该报告。

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指出,机构报告对日方排海方案安全性的结论是片面的,缺乏说服力和公信力。机构因授权有限,没有评估日方净化装置的长期有效性,没有确定核污染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也无法确保国际社会及时掌握超标排放的情况,更难于预估放射性核素长期累积和富集给海洋生态环境、食品安全以及公众健康造成的影响。“不能确认数据准确、设备可靠、监管有效,也就无从得出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向海洋排放超过130万吨核污染水是安全的这一结论。”

惺惺做秀诚信堪忧

福岛第一核电站有一个海洋生物饲养室,养着福岛沿海常见的比目鱼。其中一处水槽里是普通海水,另一处水槽里是处理后的核污染水,即所谓“处理水”。

从科学角度来看,对东电提供的核污染水处理及其他相关数据,专家和环保组织疑虑重重。

美国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院核物理学家费伦茨·道尔诺基-韦赖什教授指出,日方提供的“数据”不完整、不正确、不一致,具有片面性”。日本环保团体“FoE Japan”指出了东电有关“处理水”说法的种种问题:经过ALPS“处理”后的部分水中,碘129、铯90等放射性元素依然超标;东电迄今所检测的水样只占储存污染水的3%,其提供的检测结果不具有代表性;福岛的“处理水”与熔毁堆芯直接接触,不能与正常核电站排水相提并论……

更让人担忧的是,东电此前就有篡改数据、隐瞒核电站安全问题的“黑历史”。

2011年3月福岛核事故发生后第三天,东电根据相关数据就已经可以判定1号到3号机组发生堆芯熔毁,但却一直以“堆芯损伤”来粉饰,直到两个月后才承认堆芯熔毁,东电后来承认这是根据时任社长的指示有意隐瞒实情;东电一度声称2011年6月之后没有新的核污染水排入海洋,但随着2013年一系列泄漏事件曝光,东电最终承认有高密度核污染水泄漏入海,并承认因为担心影响当地渔业声誉而未及时公布;2021年9月,东电在报告ALPS排气滤网破损时承认,两年前发生过同样的滤网破损情况,但并未上报,也未调查原因,只是更换滤网了事;2022年10月,东电又被曝出有问题的辐射检测仪误导参观者,以证明“ALPS处理水”的安全性。

东京大学学者关谷直也指出,不仅在福岛,东电旗下的其他核电站也不断发生管理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令人无法相信其处置能力。“向海洋排放,东电有这资格吗?”

东电和日本政府的失信还表现在出尔反尔的态上。核污染水排海计划一直遭到日本全国特别是福岛当地渔民的强烈反对。在此情况下,东电和日本政府2015年8月先后向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及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保证,在得到渔民等相关方面理解前不会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尽管日本政府想方设法试图说服渔业从业者,但始终未能成功。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和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自2020年以来已连续4年通过特别决议,坚决反对核污染水排海。但日本政府和东电不顾反对,违背自身承诺,坚持推进排海计划。

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会长坂本雅信今年7月14日与东电西村康稔会谈

后表示,只要对排放不能放心,就不可能改变反对的立场。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会长野崎哲7月11日与西村康稔交换意见后强调,对照政府“不取得相关方的理解,便不(对核污染水)展开任何处置”的承诺,渔民们不能容忍核污染水排入大海。

指鹿为马掩饰伪行

面对国内外强烈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声讨,日本当局为混淆视听,发起密集公关行动,大肆宣扬“核污染水安全论”,并将其作为日本外交的一个重点。

日本外务省、经济省、复兴厅等政府部门均在官方网站设置宣扬ALPS“处理水”安全的专题链接。外务省和经济省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相关宣传视频置顶或放在醒目位置,并推出多语种版本。

日本是七国集团(G7)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在今年4月的G7气候、能源和环境部长会议期间,日本经济大臣西村康稔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包括‘处理水’排海在内的废弃物工作的稳步进展受到欢迎”,结果德国环境部长莱姆克当场表示“不能欢迎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日方原本试图在会议联合公报中塞入“欢迎走向排海的透明进程”等内容,以显示“国际认可”。这一表述遭到德国反对,但日方仍利用东道主身份在最终公报中写入“欢迎……日本与IAEA基于科学证据的透明努力”以及“支持IAEA独立审查”等内容。同样的内容后来也出现在5月G7广岛峰会的领导人联合公报中。

日方还针对太平洋岛国发起公关攻势。这些岛国当年曾因美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而深受其害,如今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反对声强烈,也因此成为日方重点“安抚”对象。根据经济省7月31日发布的报告,日方自今年2月以来对太平洋岛国论坛全部成员国和地区都分别进行了“说明工作”。

日方还频频针对各国驻日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举行说明会,千方百计宣扬核污染水排海的“安全性”。在日方的说明中,特别是外语版本资料中,一般都用“处理水”来指代核污染水,意图淡化其污染特性和潜在危害,以混淆视听。另据一些驻日外国记者透露,一旦其报道中有质疑核污染水排海安全性的内容,东电和日方有关人员就会来电来函施压。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IAEA有关放射性物质排放到环境的安全性规定,对排放放射性物质进行授权,应向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提供信息并进行磋商,“一些相关方可能在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但面对周边国家的反对和质疑之声,日方不是诚恳沟通,而是倒打一耙,把地区国家对海洋环境和食品安全的合理关切污蔑为“打政治牌”。日本一些右翼媒体甚至把日本这个“肇事者”打扮成“受害者”,愤愤不平地扬言要“反制”对核污染水排海提出异议的邻国。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7月4日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阐述中方立场,指出日方所谓“希望同中方对话磋商”的表态缺乏诚意。迄今中方在双边渠道同日方开展交流,反复表达专业部门意见和关切,但日方不顾中方立场,执意按既定时间表推进排海。“如果日方将排海作为磋商的前提,一味把排海强加于中方,那这种磋商意义何在?”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不是日本一国的私事、小事,而是关系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公事、大事。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正当关切,违背应履行的国际义务,强推核污染水排海,危害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侵害周边国家合法权益,绝非负责任国家所为。

□新华社记者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进程时间线

日本政府无视国内外反对呼声,24日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两年多来,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的正当性、合法性、安全性一直受到国际社会质疑。下面是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进程重要节点的时间线:

2011年3月11日

日本福岛县附近海域发生9.0级特大地震,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袭击了福岛第一核电站,造成核电站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次日,日本有关部门确认,福岛第一核电站有放射性物质泄漏到外部。随后,持续冷却堆芯等措施以及雨水、地下水流入反应堆设施产生了大量核污染水,并不断增加。

2011年4月12日

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根据国际核事件分级表,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严重程度评价提高至最高级别7级。这使日本核泄漏事故等级与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等级相同。

2015年8月

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以书面形式,向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等组织誓旦旦保证,在得到当地渔民等相关方面理解前不会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2021年4月13日

日本政府单方面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上百万吨核污染水经处理并稀释后,于2023年春季排入大海,排放过程可能持续20年至30年。排海的理由是截至2021年3月福岛第一核电站已储存125万吨核污染水,且每天新增140吨,到2022年年末,核污染水将全部装满,且无更多空地用于大量建设储水罐。日方在缺乏充分科学论证、国际监督和信息公开的情况下,为一己之利排入海,引发日本国内外强烈质疑。

日本环保组织代表 核污染水排海后患无穷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日本国内一些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无视民意强行排海的这种做法不负责任,这不仅违反了《国际海洋法公约》,更将给人类留下无穷的后患。

日本环保组织“蒲公英会”代表山崎久隆常年从事核物理方面的研究,深知放射性物质若处理不当,会对自然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重大危害。为此,他曾在多种场合反对将核污染水排海。

山崎久隆表示,故意向海洋或河川排放核事故污染水史无前例。今后数十年间,核污染水持续排入大海,随之排放的放射性物质总量将不断累积,对环境和生物造成长期影响。放射性物质就算进行几万倍的稀释,排放的总量也不会变化。绝不能说进行稀释就安全了,否则任何东西都可以在稀释后排海,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促进本币结算合作 推动货币体系多元

——金砖合作凸显对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的共同期待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记者徐超)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日前发布。宣言强调鼓励金砖国家间其贸易伙伴在开展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时使用本币的重要性,并责成相关机构推进金砖国家本币合作、支付工具和平台的研发。

国际观察人士认为,在“全球南方”国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占全球经济权重持续提高的背景下,推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朝着多元化方向迈进,反映了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需求和共同期待。

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

最近一段时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本币结算和跨境支付领域持续合作,越来越多国家更频繁地推动跨境交易本币结算,为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能源贸易中,本币结算趋势明显。今年3月,中法企业完成首单液化天然气跨境人民币结算交易;8月,印度完成首单以本币购买阿联酋原油的跨境结算。另外,东盟成员国近期表示将加强本地货币使用,多国签订各类本币互换协议……

资产储备方面,越来越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持续推动储备多元化。世界黄金协会调查显示,受发展中国家央行积极增持的带动,继去年创下数十年来黄金购买量纪录后,全球央行仍在继续增持黄金。在此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进展受到各方关注。今年年初,中国与巴西签署在巴

西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推动使用本币进行双边贸易结算。4月,阿根廷政府宣布将使用人民币结算与中国进口商品贸易。目前,人民币是国际支付第五大活跃货币、第五大国际储备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的权重排名第三,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

多元发展诉求迫切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加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但更平衡,而且更公平。”谈到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高级讲师陶黎这样说。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过于单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出于一己私利,激进调整自身货币政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金融风险。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需求,体现了其规避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负面外溢效应、寻求更加独立自主发展的诉求。

近年来,美国货币政策犹如“过山车”一般迅猛降息后又激进加息。美国采取各种手段极力维护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不断阻碍全球流动性,造成资本从新兴市场撤出,使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持续加重。

美国商业内幕网网站文章认为,发展中国家越来越不满美元“绑架”全球经济的现状,开始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寻求更大独立性。国际金融咨询公司德韦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奈杰尔·格林以亚洲为例分析指出,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将赋予这一全球人口最多、经济最为多元的地区更大灵活

性,有利于亚洲推行符合自身经济状况的政策,加强本地区贸易和投资合作,促进稳定和增长。

共同期待完善治理

不少专家表示,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朝着多元化方向迈进,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与全球贡献不断提升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各国对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共同期待。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去2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过去4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占比由24%增至40%以上。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期待,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方向。

美国智库印度、中国及美国研究所国际商务研究主任丹·施泰因博克认为,得益于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金砖国家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作,将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产生积极推动作用。施泰因博克说,在全球经济增长主要由新兴经济体驱动的背景下,国际货币体系不能仅服务于发达国家。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经济与国际研究所主任马科斯·皮雷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推动本币互换,是“向建立公平的国际金融秩序迈出的重要一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表示,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并不相称,美国频繁对他国挥舞金融制裁“大棒”,正进一步损害美元地位。除美元之外货币的地位将逐步上升。



两名游客在毛伊岛一处海滩观海。

8月25日,美国夏威夷毛伊岛最大机场卡胡卢伊机场外一片空地上,租车公司的上百辆汽车静静地闲置在那里,无人问津。

“我们在野火灾难发生前每天大约可以租出150辆汽车,如今只能租出约30辆。”SIXT租车公司机场店一位店员告诉新华社记者。她说,很多租车预订被取消,游客有些转去夏威夷其他岛屿,有些直接取消了夏威夷之行。

旅游业是毛伊岛的支柱产业。当地官方数据显示,旅游业收入占毛伊岛经济总收入的80%左右。8日发生的火灾给这个夏威夷第二大岛屿造成灾难性冲击,至少115人死亡,2200多栋建筑物被毁,岛屿西部的著名旅游城镇拉海纳几乎被彻底焚毁。约1.3万人口的拉海纳曾经是夏威夷王国首都,有不少历史文化遗迹。

“野火灾难发生后,我们的游客数量下降了90%。”毛伊岛美食小馆“哈纳丰收”店员苏珊娜深感忧虑。“哈纳丰收”位于毛伊岛著名景观公

路“哈纳之路”旁,火灾前小店每日游客盈门,如今几乎门可罗雀。为了维持运营,这家小店暂时削减了店员人数并缩短了营业时间。

“当然,只要有人来,我们还是尽可能地给他们留下美好印象,让他们记住毛伊岛。”苏珊娜告诉记者,非常期待游客早日归来。

记者乘车时遇到的网约车司机布赖恩·法伊弗说,他现在的收入下降了40%以上。火灾前,他每天工作6到7个小时,现在每天只开车2到3个小时。“我不想多挣钱,而是更想把机会留给那些受灾的同行。”

当地媒体报道说,旅游业的困境对毛伊岛普通百姓以及小企业冲击尤其明显,当地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从以前的每周700到800人暴涨到上周的近7000人。当地官员近日表示,毛伊岛的灾后经济复苏“长路漫漫”,旅游业重现活力尤为重要,他们希望在安抚灾民与恢复旅游间找到平衡。

毛伊旅游业联盟负责人莉萨·波尔森说:“我们的飞机空荡荡,我们的旅游设施空空荡荡,餐馆在缩短营业时间,工作岗位也在被削减。”夏威夷州州长格林本周也特别强调了旅游业对于毛伊岛重建和经济恢复的重要性,他欢迎游客们重返毛伊岛。 □新华社记者 高山 谭晶晶

夏威夷毛伊岛期待旅游业灾后复苏